



在天堂喝下时间

毕淑敏

初到南极，你以为冰只有一种颜色，那就是纯白。看得多了，才发现南极冰的奥妙。冰川渗出幽蓝，如梦如幻。

那些刚刚从冰川口的“冰舌”上分裂下来的“新生冰山”，是凶猛的冰山婴童。它们重心不稳定，容易发生翻滚和倒塌。我们到南极时正值夏季，冰山消溶变酥，塌落崩裂，轰然作响，掀起巨大涌浪。远眺之下，胆战心惊。

“金字塔”形的尖顶冰山，水下体积庞大。登陆艇无声滑过，冰山潜藏水底的部分历历在目。它们并不隐藏自己的狰狞，如大风，它们也不会主动出击，只是静静地守候在那里。你若远离，便也相安。

依我目测的结果，水面上的冰和水下冰的体积比例，有很大不同，有的是三五倍，有的几乎相当于十倍。

天堂湾是三面为巨型冰山环伺的海湾，冰山像巨型蓝宝石，折射七彩阳光，深邃神秘。

南极的冰，为何有如此妖烧的湛蓝？

尽管我年轻时戎边，守卫过号称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。那里的冰雪和南极比，从体量上说实为小巫。在中国南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，常常以为冰箱里冻着的规整块状物，加上冰激凌冰棍，就是冰了。人造冰场的平滑冰面，便是冰的极致。以为白色和半透明，就是冰的全部真实和本质。到了极地，你才豁然醒悟，冰是一种多么伟大而凶猛的存在！它们或是无边海水凝冻而成，或是从南极冰山崩裂而下，身世显赫规模宏大，傲然不可一世。

冰变成深蓝色，需要4000年。变成近乎墨色，则至少需要10000年。关于冰山的水下冰上体积比例，有说九倍，有说八倍，还有说三倍的。海明威著名的冰山原理，指导着他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。大文豪认为：一部作品好比“一座冰山”，露出水面的是八分之一，剩下的八分之七则在水面之下。作为写作

者，你只需表现“水面上”的那部分就足够了，剩下的八分之七，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吧。

我向随船的极地专家，请教冰山理论。他说，那要看冰的籍贯和历史了。

我乐了，说冰还有出身论啊。

极地专家说，是的。最古老的形成于陆地上的冰体，曾被剧烈压缩过。它们中间所含的空气很少，黑冰就属这类。它们一旦落入水中，大部分都会沉没，甚至有90%潜藏水中。那些年轻的海水中冻出的海冰，质地比较疏松，所含空气较多，甚至只有二分之一沉在水中。于是这个比喻各执一词，从十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都是正确的。

我说，明白啦！海明威取了折中之法。

专家继续道，冰对南极为重要，如果没有浮冰，南极就不会有冰藻、浮游生物，鳞虾将无从觅食灭绝，企鹅也随之陷入灭顶之灾，南极的整个生物链随之崩解。

他有些忧郁地补充道，现在世界上很多淡水资源缺乏的国家，已经在琢磨如何把南极冰山拖回自家了。在可以想见的不久的将来，人们瓜分南极冰山的企图可能会变为现实。

骇然！南极冰啊，你可是有背井离乡被人拐走的那一天？

橡皮艇在天堂湾漫无目的地游荡。专家手指不远处道，布朗断崖属于南极大陆延伸出来的一部分。他又指指另一侧，说，从理论上讲，我们从那里一直向南走，突破无数冰山，便可直抵南极点。

我半仰头，极目眺望。南极冰山已修炼成自然界中最纯净的固体，浩瀚巍峨，昂然高耸至天之尽头，无际无涯。极远方连绵不断的冰山，给人无以言说的震撼感。冰山，统一单调，除了令人窒息的惨白色，没有一丝色彩装点其上。它严酷壮烈，无声地烈焰般喷射着拒人千万里的森冷。它屹立在寻常人等所有的想象之外，以顶天立地的旷世遗存，统

摄我们卑微的灵魂。

执掌冲锋舟的探险队员，专门把船停到了一丛浮冰当中，我们如踏入水晶宫殿的围墙。我摘下手套，用手指尖轻触了一下冰川尖锐的棱角，立时冰得痛彻心扉。

专家说，请大家放下手机和相机，谁都不要说话，闭上眼睛，静静地，静静地，倾听南极的声音。

我先是听到了呼吸声，自己的，别人的。然后听到了心跳声，自己的。在熟悉了这两种属于人类的声音并把它们暂且放到一边之后，我听到了南极独有的声响。洋面之下，目光看不见的地方，有企鹅滑动水波的流畅涛音。洋流航筹交错，在相互摩擦时发生水乳交汇般的滑腻声。突然，我听到一声极短促极细微的尖细呢喃声。

我以为是错觉。万籁俱静易让人产生幻听。无意中睁开眼，看到极地专家。他好像知我疑问，肯定地点点头，以证明在此刻，确有极微弱的颤音依稀存在。

冲锋艇此刻正位于布朗断崖之下。它高达745米，陡直壁立，几乎可说直上直下。濒临天堂湾这一侧岩石，有锈黄色和碧绿色的淋漓之痕，在黝黑底色映衬下，甚为夺目。无数海鸟在岩峰盘旋飞舞。

什么声音？我忍不住轻声问，怕它稍纵即逝，我将永无答案。

是刚刚孵化出来的蓝眼鸬鹚宝宝在呼唤父母，恳请喂食……专家悄声解说。

我赶紧用望远镜朝岩壁看去。那声音细若游丝，我以为蓝眼鸬鹚是画眉般的小禽，却不料在峭壁如削的布朗断崖上，两只体长约半米大的鸟，正在哺喂一只小小幼雏。亲鸟背部皆为黑色，脖子、胸部至腹部披有白色羽毛。它们可能刚从冰海中潜水后飞回家，羽毛湿透未干，似乎还有水滴溅落。它名叫“蓝眼鸬鹚”，双眼突出裸露，呈明亮蓝色，

诗人顾城说，我的心，是一座城，一座最小的城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座城，这座城里有关笑与寂寞，也有喧闹与悲伤。

六月的某天，我在一座城市等待延误的飞机，也是很久没有静下心来泡在书店里。周国平的一句话让人无法抗拒：不要以为平庸的书无害，世界上平庸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它们会使你在精神上变得和它们一样平庸。

不久前，一个风吹过的下雨天，我和友人结伴向南，进入广西北部三江侗族聚集地，古老的旧街道，木制的矮房屋，在水边还有穿着侗族服饰的女孩弹着少数民族乐器，清凉的嗓音穿透这片孤寂的大山。我们沿着不易察觉的小路走到深处，眼前豁然开朗的是一家酿制米酒的小店。店门前坐着驼背的老奶奶，店老板是一个皮肤黝黑精瘦的男人，侧门是他的老婆在推着一桌的米，他的小儿子用瓢把发酵的米舀入木桶里。三只大木桶架在火上烘烤，泥土里散发着雨后的清香，我看着他们安静地配合，喝着店老板馈赠的米酒，因为调配了纯正的蜂蜜浆，初尝甜蜜浓厚，忽觉慢慢品出添了岁月的味道，他们独守一隅，好像人生从未跟财富关联，一辈子就靠一项技能养家糊口，坚持做着自己的事情，安然处世，漠然自得。他跟随着自己的内心，老老实实地当个手艺人，辛勤地营生，显得与时代脱轨，这种没有目的地性坚持让人心生敬仰。

似乎我们做一件事常常被赋予太多意义。活得精彩，活出价值。书架上畅销的是心灵鸡汤文，屏幕上滚动的是人生成功学，点击率最高的是名人志士最豪放的演讲。如果没有结果，没有捷径，那么就是打上灰暗的标签，所以我们读书选择社会认可的专业，所以我们相亲不停地对照结婚标准，本末倒置地速食节奏，我们同样收获了果实，却没有深刻体会耕耘的过程，我们无法热爱生活，我们很难珍惜拥有。

在涠洲岛的天主教堂旁，有一家糖水小馆，那里的糖水似甘露清甜，炎热的太阳下来一碗解暑又凉爽。听店老板说，这座教堂落成于1880年，是一座完全没有钢铁建设的哥特式建筑，花了十年时间，用岛上特有的珊瑚石，建造了这座占地面积近千平方米的教堂。看着盖起那么多年却依然如故的大教堂，仿佛看到了岛上渔民面对困境，坚毅勇敢的眼神。糖水老板家做的饭菜很香，他每天守着这座教堂，给自己在“外面的世界”读大学的女儿供学费。他念念不忘说，这座岛上没有高中，从那时候开始给孩子读书已经花了几十万。虽然满嘴的不情愿，神情却是一脸骄傲，就这样日复一日他守在这里，这座保持原始状态的小岛。

岛上很多年轻人无所事事，游客少的时候，就在树荫下乘凉打牌。这里大部分水果是从“外面”运来的，“外面”是距离21海里之外的北海——“朝苍梧而夕北海”。小叶就是从“外面”嫁过来的，她开着观光车载客，像蚂蚁一样忙，却像蜗牛一样慢，在这里生活了八年多，有两个儿子，最想要的是一个女儿，因为带着父母出来游玩的大部分还是女儿，想买一只黑珍珠，2000多块人民币，太贵了，所以经常去店里吹空调顺便看看那只黑珍珠。那只不是最名贵，也不是最稀有的黑珍珠是否也知道，自己无法被深爱的人带走，而她一辈子就喜欢那么一件礼物。

岛民也总是纯朴直率，聚坐在沙滩上，吹着海风，喝着啤酒，吃着烧烤，看着投影机屏幕上巨幕的球赛，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曲终人散的时候，霓虹灯瞬间熄灭了，黑暗中只有海浪拍打岸边的声响，来来回回，不舍退去。在一家租电驴的小旅馆，有个风趣的东北大哥，笑着说没有等到我们一起喝酒高歌，他却独自喝醉了。我说以后还会来看你，东北大哥摇摇头，说他在每一处只是待几年，就会换一个地方走走。

也许，我们不会再见了。这不禁令我想起大洋彼岸，另一个遥远的国度。那里有天下水而认识的黑人安全员，也有因为受伤来定时换药的护理大娘。每个清晨有最热情的打招呼，最清脆的口号声，最爽朗的欢笑。他们虽然也忙于生计，但是他们不是出于什么事业心，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，工作的过程就是享受，生命质朴而有力。即将离去的前一夜，老公目光如炬地眺望海平面，低沉地对我说，以后一定要带着女儿来看看这里的风景，来看看这些老朋友。

风景依旧在，故人何时来。叔本华说，每天都是一段小生命，每月醒来起身是一次小出生，每个新鲜的早晨是一次小青春，每晚休息睡去是一次小死亡。充满故事的城，生机盎然的心，埋下种子，精神在成长。会为一些生命微细瞬间而触动，并不丢人，越大，原是越温柔的吧。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，总会有生生不灭的希望。

愿我们长大，却永不衰老……

艾诺依：女，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，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，全国公安文联作家协会会员，全国公安诗歌诗词学会会员，发表散文、诗歌散见《法制日报》《人民公安报》《人民铁道报》《诗歌月报》等报刊杂志、网络。

茶瓶粥与茶缸饭

戚高军

说来已是人到中年了，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却总是那么少。小时候，父母带着弟弟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回到故乡创业，而我与爷爷一直生活在出生地。后来，我长大了，在外求学、工作，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更少。倒是这一次，一辈子没挂过水的父亲住院，让我与父母有了时间好好待在一起。待在一起就有了回忆。母亲说，我小的时候，家里穷。那时候，没有米吃，偶有几斤米，都是给我准备的。这一说，我思绪立即回到了40多年前，立即想到了当年我的“专利”——茶瓶粥与茶缸饭。

我不知道茶瓶粥与茶缸饭是谁的独创。在我家也许

是爷爷奶奶。所谓的茶瓶粥就是用热水瓶煮的稀饭。父亲说，茶瓶粥的制作方法有两种，一种是头天晚上睡觉前，抓上一把米，洗干净后放入热水瓶，再冲上滚开的开水，塞上瓶盖；还有一种方法是将煮好的米粥直接灌入热水瓶中。我们家米少，采用的是前一种。这种粥抵饿。茶缸饭就是在茶缸中放上洗净的米和适量的水，然后放到锅灶的余火里炖熟。

当年，爷爷奶奶把全家最好的待遇给我享受。最初，我见到茶瓶粥与茶缸饭，如同见到美味佳肴，打开瓶盖或盖子，总是先闻一闻扑鼻的粥香或饭香；然后盛到碗里，细细的，细细的品尝；最

后甚至把碗底都舔了一个底朝天。后来，几个月后，也许是不愿意吃“独食”，也许是年龄小，容易“见异思迁”，竟然不愿意吃茶瓶粥与茶缸饭了。记得那时正值夏天，我们家与邻居家吃饭时，都将桌子放在巷口树荫凉里。开饭时，我经常不好好享用我的茶瓶粥或茶缸饭，而是眼睛瞄上了邻居家桌上的玉米菜饼。家里人没办法，只好拿我的茶瓶粥或茶缸饭与邻居家换。

与父母聊这个事的时候，母亲说：“当年能吃到这样的茶瓶粥或茶缸饭已经很不错了。”是啊，这茶瓶粥或茶缸饭寄托了一家人对我多少的疼爱啊！

我能否把你比作一个夏天

小敏

我能否把你比作一个夏天？是生命，是每一天，也许是每个人。

没有永恒的青春，没有不死的生命，却有永远的热情。我不为生命讴歌，我为热情的生命祝福。我能否把每一天都当做夏天？我能否把每个人都当作夏天？那么，就有了更多的心情看行云流水，看花开花落。我不是喜欢这五颜六色，我只是喜欢这生机，这活力，这多像怒放的生命啊！生活之火不灭，爱与忠诚可以进行到底。

生命是坚强的，每一天都是鲜活的，它可以创造一切奇迹，然而它何尝不是最脆弱的呢？这不是自相矛盾，这更像生命的真理。然而，无论遭遇多少煎熬，困苦，折磨，丝毫不能掩盖，对于生命的热爱，热爱生命的平凡，简单，充实，甚至悲喜。敬畏生命的尊严，骄傲，自我，以及不屈不挠。

坚信生命是美好的，那它一定会是美好的，那会成为一种能量，渗透每一根神经，给生命友好的依归。生命的美好在于我们可以拥有自由呼吸，奔跑的力量，拥有创造一切可能的机会，拥有热情的胸怀去善待和包容，甚至迎接风雨的洗礼。就像我一直都相信，每个生命都是有温度的。

说起夏天，我总会想起一个人。一个孤独的不能再孤独的老人，那时他经常会从我的门前走过，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，燥热的夏天让老人家的眼神格外无助，因为腿脚不好，一只脚总是拖拉，所以走路更加缓慢，而太阳把他折磨得更显精疲力尽。

尽管如此，老人家还是不顾垃圾桶难闻的味道，扒拉着里面可以卖钱的东

西。因为他腿脚不好，每次捡的都是最少的，这让我深深的心疼。所以平时我会倒水给他喝，让他休息一下，一开始他会喝我倒的水，但不会坐下来，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满身污垢不好意思吧。

后来我见哪里有能卖钱的东西都会给他捡回来，我不在乎别人那怪异的眼神，因为我知道对那位大爷很重要。每次大爷看我拿那些东西给他，眼神散发着热情的感动的光，甚至我能感觉到他发自内心的那种善意。不是因为我为他做了什么，或者是生命的本能，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人性光辉。

有一次，大爷从并不干净的衣兜里，颤颤抖抖地掏出五块钱给我，看着我说：“丫头，给你买雪糕吃。”我说：“大爷，我不要，我不爱吃雪糕。”大爷马上就生气地说：“我买根雪糕都买不起吗？”看着他生气的样子，我忽然很感动，我现在也算不出来，五块钱他要捡多少个瓶子？捡多少纸壳？需要花他多少时间？而他每顿饭仅仅是两个包子而已，连瓶水都会不买单。

直到今天，我依然能够想起大爷掏钱给我，让我买雪糕吃的情景。是的，就像这夏天一样的热情。我知道这一生愿意给我买雪糕的朋友有很多，但是我坚信再也没有那一次的感动了。有一种情意是，我没有很多，却愿意竭尽全力给

你。而所有珍贵的给予，和给什么给多少是没有关系的，只和真诚有关，只和真心有关。

我愿意把每一天都当做夏天，我也愿意把每个人都当做夏天。每天被暖流包围，那生命每天都被阳光呵护。生活中总有感动我们的人和事，正是那些温暖过我们的，让我们生命不再孤独，拥有更多的厚爱去为人处世。不要怀疑每一份热情，不要辜负热情中那份诚挚。

我曾经那么自信地认为，别人可以给予的是有限的，而自己可以争取的是无限的。虽然我现在的得到的很有限，可我真的很满足。因为我还有未来，还有明天，我不在乎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，我只在乎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很多时候我在想：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或者仅仅是我不想辜负父母给我的生命，以及在乎我的人。

我们应当去享受生命带给我们的，一切美好，享受生活中每一寸阳光，每一次感动，每一滴欢乐，善待身边的每个人。生命可以是短暂的，而积攒的所有热情和自信都可以成为一种荣耀，我愿生命乐观，积极而慈悲。而不是一味的强迫和奢望。

追逐着那份云淡风轻，坚定着内心的那份热烈，生命多了乐此不疲的传



龙溪沐月

巫成金作

说。我一直都觉得不撞南墙不回头并不是什么错，即使头破血流也没什么好遗憾。因为曾经拼尽全力，所以败也败得值得。不必为得到的庆幸，不必为失去的懊恼。因为真诚以对，足以无悔。

臧克家说：“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，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”这句诗说的是所有我敬仰的坚强的，不向命运低头的生命，那些坚持不懈奋斗的生命，那些顽强面对生活的生命，永远值得致敬和爱惜。

人的幸运有很多种，不幸也有很多种，但坚强的生命永远是健康的无敌的。他们用超强的意志力比大多数人都活得有价值，有意义，有尊严。而所有对生命的虔诚，对生命的敬畏，甚至对每个人的审视，我们总会发现不同寻常的勇气和精神。只是，永远不要用幸运和不幸给自己结局。

当真的看到那些弱势不能再弱势的群体，还那么拼命地养家糊口，当真的看到病人膏肓，还顽强地与死神搏斗，当真的看到伤痕累累，还微笑着说无所谓，当真的看到失去双手双脚，依然那么自信地面对生活，心灵被强烈地震撼，可以健康地行走，可以努力地追求梦想这是多么幸运的事。珍惜可以努力的日子，珍惜可以热情如火的瞬间。

青春不在，岁月流逝并不悲哀，只要有好的生命状态，都是最好的年华。人的喜怒哀乐只和自己有关，如果把每一天都当做生命的最后一天，那么生命一定会充实，有力气很多。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，把遇见的每个人都当做夏天的风景，让生命的存在成为希望，成为惊喜。



聆听母爱

新安小学 六(2)班 章可婷

夜深人静。窗外，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空中，那样地安详，星星发出微弱的光。微风吹来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叶影参差，花影迷离。皎洁的月光倾泻而下，浸润着这个静谧的小城……

下午放学，我拖着沉重的步伐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……这样的成绩回去怎么向妈妈交待？那惨不忍睹的“79分”一遍遍地在心里默念，怎么会考成这样，它似乎在嘲笑我。那一个红叉仿佛一把把尖刀深深地横在我的心上。

回家的路显得特别长，进了门还没来得及将书包放下，妈妈就迎上来问：“可，这次考了多少分？”这让我原本失落的心情变得烦躁起来，所有的“委屈”在这一刻喷薄而出。我大声吼道：“就知道问分数，79分，没考好，你满意了吧！”“什么原因没考好？试卷分析了吗？”还没等妈妈说完，我便扔下试卷，冲到房间里，狠狠地关上门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从朦胧中醒来，蒙在被子里的脑袋伸出来，深吸了一口气。窗外一片寂静，只有那皎洁的月光悄悄将身子探了进来，爬上我的窗台。

门缝里透着灯光，有窸窣穿

窣的声音传来。一定是妈妈，门里是伤心难过的我，而被关在门外的焦急担心的妈妈。我的心情莫名地沉重了起来，下床，拉开房门。

客厅里那一盏节能灯还亮着，妈妈正伏在临窗而放的那张小书桌前。月光透过窗子洒在她身上，月光让本就娇小的妈妈看起来越发地消瘦。我的心不禁酸了一下，轻轻地靠近，端详她的侧脸，藏不住的黑眼圈旁有几道岁月铭刻的皱纹，洁白的脸庞清瘦了许多。她的神情是那样的专注，我站了许久她竟没有察觉，依然用心地在帮我抄试卷上的错题，偌大的客厅里只听见那“唰唰唰”的写字声……

我的心也随着这唰唰声浮动了起来，多么美好的夜色，多么美妙的声音。那是风拂花开，那是雨润小苗，那是星月交辉。月光流泻下来，浸润着这个静谧的小屋，浸润着妈妈和我……

点评：习作中以静、动相互衬托，小作者内心的澎湃激起了一场家庭风暴，而风暴过后是寂静。妈妈的默默无声，我的沉默内疚，与静静的月光相得益彰。

指导老师：王勇